

长篇小说

大清十三行

盛和煜 著

上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HAINAN PUBLISHING GROUP | HAIYAN BOOKS

大清
十三行

盛和煜 著

上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十三行 / 盛和煜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99-5892-7

I. ①大… II. ①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2400号

大清十三行

著 者: 盛和煜

责任编辑: 黄小初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538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892-7

定 价: 48.00元(上、下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怀一颗忠臣孝子的心，
做一点儿东张西望的事。

建和山堂

目 录 | CONTENTS

001	第一章 覬见中国大皇帝
018	第二章 这家伙疯了
035	第三章 浊世翩翩佳公子
052	第四章 海山仙馆
071	第五章 羊城飞雪
088	第六章 天子南库
105	第七章 1024箱退货
120	第八章 武夷茶香入梦来
136	第九章 伦敦茶市场的NO.1
154	第十章 不配做乡贤
171	第十一章 悦来三杰
188	第十二章 借了高利贷
207	第十三章 都是“鬼婆”惹的祸
224	第十四章 冤家路窄

目 录 | CONTENTS

001	第一章 觐见中国大皇帝
018	第二章 这家伙疯了
035	第三章 浊世翩翩佳公子
052	第四章 海山仙馆
071	第五章 羊城飞雪
088	第六章 天子南库
105	第七章 1024箱退货
120	第八章 武夷茶香入梦来
136	第九章 伦敦茶市场的NO.1
154	第十章 不配做乡贤
171	第十一章 悦来三杰
188	第十二章 借了高利贷
207	第十三章 都是“鬼婆”惹的祸
224	第十四章 冤家路窄

第一章 觐见中国大皇帝

夜色深邃。北国大地展开宽厚的臂膀，墨蓝的天幕仿佛一块巨大的天鹅绒沉沉垂下，稀稀缀了几颗寂寥星子；整个热河行宫便如婴孩般酣睡在这片天地里。然而，对于距此几里外的馆驿中的英国使团而言，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因为，就在这一天，1793年9月14日，距大清帝国伟大的统治者乾隆皇帝的83岁寿诞只有三天的时候，英国使团接到通知，皇帝将在热河的行宫里予以接见。

“托马斯，起来，快起来！”

一个男人进了房间，走到床边，用手轻轻拍打着—一个十二三岁、正在熟睡男孩的脸颊。

男孩“嗯”了一声，迷迷糊糊拨开男人的手，翻过身去，又睡着了。

男人站直身子，用不大然而严厉的声音叫道：

“托马斯·斯当东！”

男孩一下子睁开眼睛，从床上跳起来：“父亲！”

“乾隆皇帝今天接见使团，一个钟头后我们出发！”男人严肃地说道，转身走出房间。

墙上的自鸣钟“当当”响了两下。

男孩看一眼窗外，窗外一片黑暗。他嘟哝了两句，手慌脚忙地开始穿衣，洗漱。虽然只是使团里的一名见习侍童，但托马斯却感觉到：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即将来临！想想看吧，大英帝国，虽然只有800万人口，但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中国，这个拥有3.3亿人口、并认为自己是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就要在几个钟头后相遇，这多么令人激动！

与托马斯一样，整个使团都陷入—团紧张又兴奋的忙碌中。人们在馆驿狭仄的通道间擦肩而过，间或传递句匆促的只言片语。宽绰的特使房间里，桌案烛台上的每一根蜡烛都点燃剔亮了，把屋内照耀得—如白昼。

“在中国的戏剧中，只有鬼怪才穿紧身的衣服。”对着一面落地穿衣镜，大英

帝国使团的特使乔治·马戛尔尼勋爵端详着镜中穿着天鹅绒紧身外衣、套裤和长袜的自己，嘴角是一丝嘲讽的笑容。

侍立在一侧的小斯当东上前一步，将一件华丽的外套双手捧给他。

“所以，我要在我的天鹅绒服装上，再套上这件巴茨骑士的外套。这样，我们便尊重了中国人的习俗，他们认为，只有穿着宽大下垂、把身体各部分都几乎遮盖起来的衣服，才是含蓄和体面的。明白吗，托马斯？”马戛尔尼郑重地在外套上缀以表示他勋位的颈饰、金刚钻石和星章后，缓缓转过身来。

小斯当东：“明白，大人。”

英国使团副使、小斯当东的父亲乔治·斯当东走进房间。

马戛尔尼赞赏道：“啊，托马斯，你看你父亲，他穿上这件牛津大学法学博士的深红色绸长袍，多么的潇洒、富有风度！”

斯当东：“这是用上等的苏州丝绸制成的。”

马戛尔尼：“但愿天朝的官员能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

斯当东：“他们明白，但他们不需要；而他们需要的尊重，我们却拒绝给予。”

马戛尔尼：“你是说给乾隆皇帝叩头吗？不，我绝不会给他叩头的，即使他是掌握着人类三分之一人口命运的中国大皇帝，我也只能用觐见英王陛下的礼节来觐见他。”

斯当东：“古罗马的暴君恺撒，他最专断的行为也没有引起过共和主义者的反应，但他有一次忘了在全体元老院议员面前起立，这种傲慢态度却导致了他被谋杀。勋爵，我想提醒您的是，没有比违反他人的礼仪更让人憎恨的了，因为这是蔑视他人的一种标志。”

马戛尔尼笑起来：“你担心我被谋杀吗？亲爱的乔治。”

斯当东：“我担心我们不能完成英王陛下交给我们的使命，实现与中国的自由贸易。”

马戛尔尼收敛了笑容，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如果因为叩头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们的使命落空，甚至影响到历史的进程，那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的错误，也不是大清帝国官员的错误，而是整个人类的错误……托马斯，你是否这样认为？”

小斯当东：“大人，我同意，是人类的错误。”

馆驿院子内传来鼓声和短笛声。

马戛尔尼：“是我们的乐队吗？”

斯当东：“是的，他们在催促我们，应该出发了。”

马戛尔尼掏出怀表，时针指着3点整。

这正是最黑暗的黎明之前，异国的夜路因陌生更显得漫长坎坷。英国使团的队伍跌跌撞撞行进着，乐队却坚持演奏着，深夜的音乐引来远近村庄的狗吠。

小斯当东和父亲坐在一顶轿子内。他掀开轿帘往外看，却只能看到夜色中，随行英国卫队士兵头上高高耸起的黑熊皮帽的轮廓。他问父亲：“从我们住的馆驿到大皇帝的行宫有多远？”

斯当东：“3英里。”

小斯当东：“那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提供火把或灯笼，而要让我们在黑漆漆的山路上奔波？”

斯当东：“也许是表达他们的不快吧。”

小斯当东没有再问。

远远地，前方出现一片明亮的灯火，热河行宫快到了。

队伍最前面特使的轿子却突然停下，马戛尔尼从轿内走出来。

斯当东也赶快让自己的轿子停下，下轿走到马戛尔尼面前：“怎么？”

马戛尔尼指着气喘吁吁的士兵和随从：“我不想让英国使团这个样子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他命令道，“轿子留下，使团卫队和其他人员都返回馆驿！”

黑暗中响起了口令声，人影憧憧。很快，队伍整肃好了。一声口令，队伍向后转，随着鼓声与短笛声，消失在来路的黑暗之中。

经历过这一路蹭蹬，自黑暗中走出的马戛尔尼实难想象，中国皇帝的行宫会是这样的富丽堂皇、庄严恢宏而又拥挤热闹！

御花园中搭起了一个华丽的金色圆顶大帐篷，灯火煌煌。所有前来祝贺乾隆皇帝83岁寿诞的外国使节、属国君主以及王公大臣们，都聚集在帐篷外宽阔的广场上，等候着皇帝的接见。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热闹得竟像一个集镇！

置身其间，马戛尔尼和斯当东觉得浑身不自在，但他们都没有表现出来，只是高傲而矜持地站在那里，两个人偶尔交谈几句，对周围的喧哗视而不见。

小斯当东站在两个大人身后，手捧一个镶嵌着珠宝的金盒子，他知道，盒子内装有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书信。虽然他也想尽量像特使大人和父亲那样显示出英国绅士的风度，但眼睛还是忍不住四下打量。他发现左边几个人穿着华贵的皮袍子，大概是蒙古王公吧？他们肆无忌惮地大声谈笑着，眼睛却也斜过来，“红毛鬼子！”“红毛番！”小斯当东知道他们是指英国人；而他右边的一个使臣却皮肤黝黑，头上包着头巾，光着脚，口中嚼着槟榔。见小斯当东注意到他，他友好地递过来一颗槟榔，示意小斯当东品尝，小斯当东微笑着对他连连摆手。

东边天际的黑暗在等待中慢慢消退，逐渐扩充为一片青白，又生出几抹橙红……蓦然，云蒸霞蔚，太阳出来了！

一名满族骑兵军官策马驰来，中气极其充沛地喊道：

“大清朝乾隆皇帝驾到！”

所有的喧哗声一霎间全部停止了，人群一片寂静。

远远地，传来音乐声，皇帝的仪仗从一个树木葱郁的高山背后走出来。这时，广场上所有的人，如同被风吹拂的麦浪，齐刷刷全部跪倒，俯伏在地……

马戛尔尼庄重地单膝跪了下去……

畅音阁供奉的音乐声中，近百名侍卫金盔银甲骑马挎刀，簇拥着龙旗伞盖，飘飘而来。小斯当东看见乾隆皇帝面带微笑，坐在一乘由16名太监抬着的金色无盖肩舆上。孩子惊讶地发现，皇帝的气色非常好，八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他穿一件深色的丝绸长袍，头戴天鹅绒帽，形状同苏格兰军帽有点儿相似，帽上缀着一颗宝珠，这也是他衣饰上所带的唯一珠宝。

乾隆坐在肩舆上，望着黑压压一片匍匐在地的人们，眼神里充满慈爱。肩舆缓缓前行，他的目光也缓缓从人们身上扫过……突然，他的眉梢挑了一下，他看见了马戛尔尼他们！英国人单膝跪在一片匍匐在地的人群之中，恰似一片倒伏的麦田上冒出几根树桩，十分扎眼！乾隆的微笑从脸上消失，手却不觉在肩舆的扶手上轻拍了一下。

肩舆停了下来，音乐也不响了，突如其来的静寂，带着一股瘆人的寒气，笼罩在人群上空！许多人悄悄抬起头来，偷觑乾隆，然后又顺着乾隆的目光，落在马戛尔尼他们身上……人们恍悟了，愤怒了，人群开始骚动……

然而，音乐又响起来，皇帝的肩舆继续缓缓前行……

“……天体运行仪1件；天体望远镜2件；地球仪1件；毛瑟枪、连珠枪各2支；玻璃灯8盏；自鸣钟2件；八音盒12只；爱尔兰波纹绢2箱；各色呢料200匹……”

帐篷内，英国使团的“贡品”琳琅满目，将两旁的满汉大臣们眼睛都晃花了！

军机大臣兼内务府总管大臣和珅正拿着“贡品”清单一一宣读：“欧洲及英国城市、教堂、公园、堡垒、桥梁、船坞，以及海陆战、赛马、斗牛等各种事物图片150张；英王乔治三世陛下御像，及英国与欧洲伟大科学家、艺术家如牛顿、赫斯色尔、莎士比亚等人画像30幅……”

“好了。”坐在御座上的乾隆一直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腰间的槟榔荷包，这时突然抬起头来，打断了和珅的宣读，“就这些？”

“禀皇上，”和珅马上应道，“还有铜炮、榴弹炮，以及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等机械贡品，因太笨重，已留在京中。”

“嗯。朕赏赐给英吉利国王的物品准备好了吗？”乾隆挥挥手，立即有太监上来，将英国使团的“贡品”搬了下去。

“准备好了，都是英夷稀罕之物，若论价值，也在他们贡品的十数倍之上。”说着，和珅从怀里掏出一张准备赏赐给英王的礼品清单。

“不用念了。”透过帐篷门口，乾隆的目光望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话却是对着和珅说的，“刚才是怎么回事？”

和珅一听“刚才”，马上明白了乾隆所指，立即跪下：“禀皇上，英夷特使不愿叩头，是他蛮夷本性，识不得天朝礼仪；也是奴才等教化未至所致。奴才这就出去，对英夷严加训饬，务必让他以三拜九叩大礼觐见皇上，否则……”

“否则怎样？牛不喝水强按头？”乾隆显然为自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民间俚语而得意，一丝笑意在眼中闪现，煦煦然道，“你说了是他蛮夷本性，识不得天朝礼仪，慢慢来吧！再说了，人家海涛万里，远涉重洋来给朕祝寿，朕若以其小不是而施以重罚，还怎么让万方宾服，天下归心？”

和珅由衷地：“皇上天纵圣明，菩萨心肠。”

两旁的大臣们一齐跪倒：“臣（奴才）等代英夷叩谢天恩！”

乾隆：“叫他们进来吧！”

和珅：“噫！”

帐篷外，马戛尔尼不知道是第几次掏出怀表了。这时，表上的指针指着8点整。他有些焦躁地将表放入怀中，正准备对斯当东说什么，却看见一名太监走出帐篷，高声喊道：“皇上有旨，着英吉利国特使觐见！”

立时，帐篷外四名传旨太监齐声响应：“皇上有旨，着英吉利国特使觐见哪！”

马戛尔尼精神为之一振，接过小斯当东递过来的装有国书的金盒子，捧在胸前，走上通往帐篷前的长长红地毯；小斯当东托着他巴茨骑士外套的下摆，跟在后面；斯当东与他们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走在他们侧后。

音乐响起来，丝竹柔和，铙钹响亮。

小斯当东满脸兴奋。马戛尔尼走进帐篷后，稍微停顿了一下，他看到乾隆皇帝端坐御座之上，神情自然祥和，心里顿觉踏实许多。他庄重地走到御座台阶前，单膝跪地。他身后，斯当东与小斯当东也同时跪倒。马戛尔尼将装有英王书信的金盒子高举至头顶，朗声道：“英吉利国特使乔治·马戛尔尼、副使乔治·斯当东，

觐见伟大的中国大皇帝陛下，祝大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国王乔治三世陛下致大皇帝的信，并荣幸地将它奉呈于大皇帝陛下！”

这种场合，翻译显然也很紧张，声音明显有些颤抖。

虽然乾隆刚打过招呼，但看见英夷以单膝跪见之礼觐见乾隆，帐篷内的大臣们还是难以接受。小斯当东看见离他最近的一位大臣，攥紧了拳头，手背上的青筋突突直跳，可见他压抑着自己怎样的愤怒！

和珅上前，接过英王信件，跪呈给乾隆。

乾隆接过金盒子，慢慢打开，从里边拿出英王信件，里边的英文他显然不认识。他将信件举到自己头顶前方，微微侧着头，眯缝着眼，仿佛想借助外面的阳光读懂信件的内容。这个老年人特有的、亲切的动作，让帐篷内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轻松下来。

“念。”乾隆将信件递给和珅，同时仁慈地对马戛尔尼说：“贵使请起！”

“是。”马戛尔尼等站起，倒退着站至一旁。

翻译的声音在帐篷内响起：“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辖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要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们又都心悦诚服……”

帐篷内很安静，英王的信件口气恭谨，让大臣们很受用。小斯当东看见，那个愤怒的大臣紧攥着的拳头慢慢松开了。英王的信件小斯当东是看了的，他觉得没有这样谦卑，特别是翻译读信的口气，拖腔曳调的十分滑稽。

“本国早想差人来，皆因周围地方不太平，耽误多时。如今把四边的仇敌都平服了，就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如今闻得各处只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趁此机会得与中国大皇帝进献表文，盼望得些好处……”

看来，英王的信件要进入正题了，和珅的脸上突然显出了担心。

“从前本国的许多人到中国广州来做买卖，两下的人都得好处。但如今更想把这好处扩大，但望大皇帝施恩，多辟些海口，而使饷货丰盈，生理愈大……”

果然，神情一直煦煦然的乾隆脸上那淡淡的笑意消失了，面色变得严肃起来。他巨大的气场感染到每一个人，大臣们都屏住了呼吸，空气仿佛一丝一丝渐渐凝固……

“扑哧！”有人却笑出声来！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这是大不敬！这种场合，这种氛围，居然发出笑声，这个人死定了！

所有的目光都在寻找发出笑声的人！

是小斯当东！

从翻译开始念英王信件的时候，小斯当东就一直想笑，但他拼命忍着，忍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托马斯！”马戛尔尼这一声喊充满严厉的责备。

看见这么多责难、愤怒的目光都投向自己，孩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一下子止住了笑声，满脸惊恐。

“拿下！”和珅一声怒喝。

两名侍卫向小斯当东扑来。

斯当东本能跨前一步，准备保护儿子。

“慢！”

乾隆轻轻吐出一个字，立即把那两名侍卫钉在原地。

乾隆对和珅：“问问那孩子，缘何发笑？”

和珅：“是。”转对翻译，“你去问他……”

和珅话未说完，不想小斯当东居然一步步走到乾隆御座前，“啪”地跪下，清脆地说：“禀大皇帝，翻译先生将英王信件翻译得实在好笑，我忍不住就笑了，请大皇帝原谅。”

这孩子会说中国话！所有的人又一次惊住了。

乾隆眼里也是亮光一闪：“你会说中国话？”

小斯当东：“是。”

乾隆来了兴趣：“你在何处跟谁学的？”

小斯当东：“禀皇上，我们的‘狮子’号战舰，从朴茨茅斯港起航到中国，经历了11个月的漫长航程。船上又没什么好玩的，我就向随团的李神父学习了中文。”

乾隆：“神父？哦，你们使团还有些什么人？”

小斯当东：“还有外交官员、军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机械和武器专家、卫队士兵与仆役，如果算上水手，两条船，‘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将近700人。”

看着这个小英夷中国话说得如此之好，御前应对又是如此的真切自然，帐篷内的大臣、侍卫和太监们都看傻了眼！马戛尔尼与斯当东虽然听不懂中国话，但他们从乾隆愉悦的表情上可以感觉到，大皇帝十分喜爱这个孩子！

乾隆的确很喜爱小斯当东了，这孩子金发卷曲、眼睛湛蓝，稚气未脱的脸上

又有一种坚定的表情。不由招手道：“来，到朕身边来！”

和珅一惊，虽然知道不可能发生什么事，但还是十分担心。他将劝阻的目光望向乾隆，但乾隆却望都不朝他望一眼。

小斯当东倒有些犹豫，他朝马戛尔尼和父亲望去，后者报以鼓励的目光。

小斯当东站起来，一步步走上御座前的台阶，紧挨着乾隆，单腿跪下。

乾隆拉着他的手，置于自己膝盖上，慈爱地问道：“今年多大了？”

小斯当东：“13岁。”

乾隆：“小小年纪，远渡重洋，父母担心吗？”

小斯当东：“禀大皇帝，我父亲就是使团副使乔治爵士。”

乾隆：“哦？”抬眼朝英国人望去。

不用翻译，斯当东也明白乾隆在找他，上前一步跪倒，头一低：“外臣乔治·斯当东聆听大皇帝教诲！”

乾隆眼里竟闪过一丝诙谐神情，对小斯当东说：“你翻译给他听——你有一个好儿子啊！”

小斯当东老老实实用英语对父亲说：“你有一个好儿子啊！”

乾隆哈哈大笑，所有的人都笑了。

斯当东感动地：“大皇帝的夸奖，是外臣以及整个斯当东家族的荣光！”站起，退后一步，复归原位。

小斯当东将父亲的话翻译给乾隆听，乾隆突然问道：“你会不会写中国字？”

小斯当东：“会一些，写得不好。”

乾隆一听，兴致更高了：“写几个，给朕看看！”

立刻有内侍呈上宣纸和笔墨，小斯当东便趴在乾隆脚下的紫檀木踏板上，一笔一画写起来。

和珅心里有些着急，英王的信件都还未读完，帐篷外面还有多少人等着接见，今日整个的安排程序全被这小英夷打乱了！他硬着头皮上前：“皇上……”

乾隆俯着身子专注地看小斯当东写字，头也不抬：“英王的信收好了，朕会细细去看。还有什么话，让他们跟你说。”

和珅恭谨应一声：“是。”转过来对着马戛尔尼，“大皇帝谕，贵使还有什么话，可对和珅说。”

听了翻译过来的话，马戛尔尼深知，如果不当着乾隆的面，而且抓紧时间把英国使团此行的目的提出来，那以后就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他不再“寒暄”，来中国后他发现浪费在这个词上的时间实在太多，而是直截了当说：

“我们希望两国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仅对英国，特别是对中国，将有很大的好处。”

在马戛尔尼面见乾隆之前，和珅就已经同这位特使打过交道了。英国人来的目的他也清楚，圣意他也揣摩得到。但是，天朝从来是“怀柔远夷”，也就是说，对从遥远国度来的夷人尽量示好，让他们感受到天朝的气度与关怀。所以，他的回答并不咄咄逼人，而是比较委婉：

“可是天朝目前并未感到，以货易货从外国运进产品的必要。”

马戛尔尼：“中国不是从印度得到棉花和稻米的供应吗？”

和珅：“天朝好几个省份自己也同样出产棉花、稻米。”

马戛尔尼：“中国可以从英国输进生金银。”

和珅：“那有时反而会使我们国内的日用品涨价。”

马戛尔尼：“英国军舰可以帮助中国剿灭海盗。”

和珅：“天朝的内河航运非常安全……”

“和、平、吉、祥——”乾隆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小斯当东的字已经写好，他还在纸上画了一朵荷花。看着“和平吉祥”那歪歪斜斜的字迹与荷花，乾隆问，“你怎么想到画荷花？”

小斯当东：“我看见大皇帝的宝座上雕刻着这美丽的花朵，就照着画了下来。大皇帝，我做错了吗？”

乾隆：“你做得非常好！所言所行，皆出自天然，这就叫赤子之心！”他解下腰间明黄缎锦做的、上面绣着五爪金龙和福字的槟榔荷包，放到小斯当东手里，“朕将这个荷包赐予你，算是奖赏吧！”

这是难得的殊荣了！因为乾隆虽然平时也常将福字或荷包赏赐臣下，但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荷包赐人，这还是第一次，底下好几个大臣露出惊讶、羡慕的神情！

小斯当东：“谢谢大皇帝！”

看着小斯当东高兴地捧着荷包，回到父亲身边，乾隆又说话了：“朕刚才说到赤子之心，所谓赤子之心，也就是毫无机心。赤子之心好，机心不好。精于算计，反被算计所误，可惜普天下的人，没几个明白这个道理。”

他突如其来发的议论，云遮雾罩，搞得满帐篷的人谁也摸不着头脑。马戛尔尼预感到什么，却又说不上来。正思索间，乾隆却直接问他了：“朕说的话，不知贵使明白否？”

马戛尔尼：“大皇帝的思想如宇宙一样博大深邃，外臣不大明白。”

乾隆脸色严峻了：“好，那我问你，你们此次前来，说的是为祝贺朕 83 岁寿诞，

可口声声谈的皆是通商之事。你们到底是祝寿来了，还是通商来了？”

正所谓天威雷霆，他这几句话声调不高，却震得帐篷内“哗啦啦”跪倒一片！万寿期间，惹得圣上不快，怎么着也是臣子的不是。

马戛尔尼也没想到乾隆话语如此犀利，“嗝”地跪下，辩解道：“禀大皇帝，本国从来对大皇帝怀有最崇高的敬仰；而与中国扩大通商，加强交往，也一直是本国最美好的愿望。大皇帝的83岁寿诞给了我们表达敬仰的机会，把握住这个机会，借以实现我们美好的愿望，这种心情，恳请大皇帝理解。”

这个英夷！引得皇上不快，他居然还有一番说辞，这在来觐见天朝的夷人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大臣们，特别是和珅，紧张地觑着乾隆，担心着他的反应。

“华夷相通，何其难矣！”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听了马戛尔尼的辩解，乾隆没有动怒，而是深深一声感叹。

翻译正要译过去，被乾隆制止：“这句话不要译给他听，听了他也不懂。”

像是印证乾隆的话，马戛尔尼跪在那里，真的是满脸迷惑。

望着马戛尔尼，乾隆的目光威严中竟有些悲悯，他清晰地、缓缓地说：“你们的国王仰慕天朝教化名声，派你们带着信件和礼物前来给朕祝寿，朕很高兴。鉴于他的恭顺和诚意，朕已经令和珅以高规格接待你们，并赏赐给你们国王以及使团许多极其珍贵的礼物，以示关怀。从来西洋各国包括你们国家的商人，都是在广州做生意，历久相传也不是一天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根本就没打算借外国的货物以通有无。但是因为天朝所产茶叶、瓷器、绸缎生丝等为西洋各国特别是你们英吉利国的必需之物，所以才加恩体恤，在广州开设洋行，使得你们日常生活有用的，并从中赚钱。但你们今日又提出增加口岸、扩大贸易等额外要求，这就违背了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的本意了！而且天朝统驭万国，理当一视同仁。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又不止你英吉利一个国家，如果都像你们，纷纷提一些狂妄的要求，干涉亵渎天朝的制度，那是绝不能允许的！念你们国家处于僻远蛮荒之地，远隔重洋，对于天朝体制本来就不熟悉，所以朕不深究！和珅！”

和珅：“奴才在。”

乾隆：“着你将英吉利使臣详加开导，然后遣令其回国。”

和珅：“奴才遵旨。”

乾隆：“下一个等待觐见的是谁？”

和珅：“禀皇上，是勃固国王。”

乾隆：“叫他进来。”

和珅：“噫！”回过身去，对着帐篷门口，“皇上有旨，着勃固国王觐见！”

立即，帐篷外响起好几位太监的响应声：“皇上有旨，着勃固国王觐见哪！”

在这一片深奥难解的东方语言的呼喊中，人类历史上，东西方两个最伟大国家的第一次相遇，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什么语言能够表达此刻兀自跪在御座前一动不动的马戛尔尼勋爵心中的沮丧，他没有完成英王陛下与全体英国人民交付给他的使命——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中国人很轻松，讨厌的红毛番终于被打发走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将引起怎样的悲剧性连锁反应。而这其中唯一一个得到中国皇帝青眼的英国人——小斯当东却充满了困惑：既然人家不愿意，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同人家做生意？

与泰晤士河一样，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也如同一位忠实而沉默的母亲，日以继夜迎来送往她的儿女。当然，也包括不受欢迎的客人。

正是清秋近黄昏。一道夕阳斜斜铺落，洒落半江金粉。残照水光中，一支船队逶迤而来。最前面的一条官船上，马戛尔尼双臂抱在胸前，默默地凝视着两岸的景色。站在他身边的斯当东也不说话，同样神情凝重。距他们身后一丈左右的甲板上，伫立着六名佩刀的戈什哈。河面上有风，船的桅杆顶上，一面书有“钦命护送英吉利国贡使”的黄色旗幡，被风吹得飘飘扬扬。

运河两岸，江南景物——扑进眼帘：大块大块黄澄澄的晚稻，有的稻田已经开始收割；一片桑树林后面露出农家的屋顶，炊烟袅袅；一只黑狗懒洋洋地趴在草垛旁，看见运河上经过的船队，爬起来吠了几声，又懒洋洋地趴在草垛的阴影之中……

“快到传说中那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了吧？”沉默了许久，马戛尔尼终于开口了。

斯当东：“我想快到了。和珅大人说，到了杭州，当地官府会另换船只，护送我们到广州。‘狮子’号战舰会在广东外海的伶仃洋面上等待我们。”

马戛尔尼又沉默了，半晌，才低沉地说：“就这样离开，我不知回去后怎样面对英王陛下和英国人民？”

斯当东：“我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来第二次？”

小斯当东从船舱出来：“大人、父亲，该喝下午茶了。”

马戛尔尼与斯当东对望一眼，走进了船舱，开始英国上层社会每天固定的“下午茶时光”。此时，船舱中铺着蓝白相间桌布的桌子上，摆放着精致的茶具，银制镂空壶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小斯当东给马戛尔尼倒好茶，正准备加上牛奶，马戛尔尼示意不用。小斯当东诧异地：“蜂蜜也不要吗？”